



潛夫論  
完



特別  
又4  
4899  
26



85  
24  
4899  
26

漢  
安定王符著

潜夫論

完

85  
24  
4899  
26

潛夫論總目

卷一 譴學 務本 過利 論榮 賢難

卷二 明闇 考績 思賢 本政 潛歎

卷三 忠實 浮侈 慎微 實貢

卷四 班祿 述赦 三式 變日

卷五 斷訟 衰制 勸將 救迫 迫議 實迫

卷六 卜列 巫列 相列

卷七 夢列 叙難

卷八 交際 明忠 本訓 德化 五德志

卷九 志氏姓

卷十 叙錄

潛夫論卷一

潛夫論



漢 安定 王符著

都昌郡 孟遊校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知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嘗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善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况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擴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下知之資

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簪黼之絲，身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斧斤，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况君子敦貞之質，祭饗之戈，振之以朋教，以之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題彼鵲巢，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博己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益，不如學也。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

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吉嘉  
饌美服涵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  
道成於學子而藏於學子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  
舒終身不問家事是景君明經年不出戶上徒得銳精  
其學子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若  
此者材子也倪實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鬻於保徒者貧  
阮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以萬計  
而究塗者無幾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  
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暮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  
功而反其立業蒙也是故無董景之尤倪匡之志而欲強  
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也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  
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傷也而及成名立績德音令

聞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  
之典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  
廢自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  
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  
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其非真性之材也  
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  
蔽心智滯前紀帝王預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  
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窅  
深室幽黑無見及沒盛燭則百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  
光也而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  
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於心也非心  
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

莫良於水亦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失聖  
之所制失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  
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倖之為規矩  
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倖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  
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矣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  
倖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在匠執規秉矩措準引繩則  
巧同於倖倖以心來制規矩往合倖心也故循度之工  
幾於倖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  
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執於學問抱質而心弗  
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  
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經典往合  
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 詩云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日就月將兼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為  
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  
飭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  
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子則不亂  
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  
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  
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  
鬻鬻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則民貧貧  
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  
以巧辨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烈士

者以孝悌為本以交遊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為本以媚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令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也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令民去農桑赴游業被繡采象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分負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偽飾之端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高競鬻無用之貨極淫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

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寔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以索見怪於世萬愚夫蠢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畫孝悌於父母操行於閨門所以為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奢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

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士心儉美食約生以  
 待終終設之後乃崇飾表紀以言孝盛饗賓茲以  
 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  
 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  
 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俸苟得之徒從而取賈之滅真  
 良之行而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弋之虛譽  
 內傷道德之至寶。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  
 所困也。雖未即於篡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  
 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因隨  
 君之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賤賄不多衣食不贍。非  
 聲色不悅威勢不行非君子之真愛也。行善不多由道不  
 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

孫也。厲之以志弗厲之以辭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  
 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  
 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  
 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  
 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  
 家富而代貧之遺賑貧窮恤於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  
 曰天道虧盈以沖謙故以仁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  
 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亦可  
 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偽  
 之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  
 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  
 世本末之人未必皆不肖也。禍福之勢所不得無。然耳



故明君蒞國必從本抑末以遏亂之萌此誠為治之危不可不察也

過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多釋廉日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極而必有也哉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子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正夫無量喜懷壁其罪嗚呼哀哉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非天之賦也天之制此賦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象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

德而富貴是凶民之凶竊官位盜上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子得無受福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上帝厚杜勸非違上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益者未嘗不力顯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榮也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蒞良夫諫而不納退職賦桑采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貧民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蕪盧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戊出宗賄以為罪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亡用財

與自滅楚閔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  
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饒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  
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趣逃於山谷顏原公析  
困饑於郊野守志萬回秉節不虧虧寵祿不能固  
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  
不班撓志其負心若若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不能  
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  
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  
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華之謂也此則君  
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  
餒困苦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  
者也矣夫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  
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  
餓夫也傳說胥靡而井伯處虜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  
以為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  
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可以為輕處隸圉不足  
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況乎其未能相懸若此者哉  
故曰寵位不足以為我尊而卑賤不足以為己辱夫今  
譽言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  
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

此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愚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應父治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初矣有言鯀強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為世士而匹庶為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任重而勢輕位辱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美我既與乃可以它故而弗之乳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

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與言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傳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父世族之賢鄙不父世俗中堂生負世包山野生甘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唇蛤詩云采芣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日自足以為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羈縻麻衣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者潘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身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土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不是貴無以我尚而不棄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  
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  
謂賢難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好行賢則見嫉也而必  
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  
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  
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  
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  
君之所以孤齊侯之所以奪國魯國公之所以放逐皆  
敗績厥復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  
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七奏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  
士也念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

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  
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怙色帝病不  
樂從容曰天下誰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  
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者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  
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  
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  
死故鄧通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與言太子  
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  
焉稱人之短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  
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  
非徒與言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  
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

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  
心箕子之所以為奴伯宗之以死却寃之以亡夫國不  
乞於妯娌也猶家不乞於妯娌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  
其爭功名妯娌過已者豈希也子以唯兩賢為宜不  
害子然也范睢絀白起公孫宏抑董仲舒此同朝共  
君寵祿爭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  
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  
以則之韓非明法於韓李斯自奏秦作思致而殺  
之嗟士之相妯娌豈<sup>甚</sup>乎此未未達於君故受禍耶唯見  
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  
考功而選守是錯雅為景帝所知條漢法而不亂  
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

冤死而上曾不知是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故明未足以  
衛身故及難耶唯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  
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  
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紲屈原放  
沉賈誼貶黜鍾離<sup>離</sup>廢替何故東縛王章抵罪平高  
進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教教彼人  
之子何不繇由此觀之妯娌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  
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  
彼不聖君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  
簡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猷  
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不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  
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聞聞凡品何獨識哉

苟望塵僂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  
以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為智諂諛己者  
為仁處姦利者為行宥稿祿位者為賢爾豈復知  
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  
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  
其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目今觀宰司之取  
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  
東奔司原縱蹀之西方之象有逐蹄者聞司原之嘯也  
競與爭音而知之司原聞音之象則反輟己之逐而往  
伏焉遇夫俗愚之稀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晝芻  
黍單困倉以善良之丞俛仰嗷呼為作穴合聲司原念益

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承而惠塗渝遂駭  
懼真聲出乃知是象之艾假聲逐響之過也象遇之未  
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  
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  
鹿而獲艾假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雨之變者故也俾  
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闖茸之質亦將別矣夫象  
小朋黨而固位詭譎如羣吠嚙賢為禍敗也豈希王代  
之以西復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比萬官所以屢失守  
而天命數上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暨嗚  
呼時君俗主不此小察也

潛夫論卷二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明也其所以亂者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子輻輳而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奏之二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晚矣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謹言無以至而潔

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己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衆務下言以昭外故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下情達於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飭偽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己獨

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  
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  
自尊天下稱魚爛相帥叛奏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  
使閭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簡公  
踣齒懸潘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  
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  
以己賢於簡潘聰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  
既作而下不救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  
病自絕於民也後末世之君未危何知之哉舜曰予  
違汝弼汝無而從退有後言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  
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  
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

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却宛得衆而子常殺  
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撻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  
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抹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  
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為讐恃舊寵沮之於  
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  
一世負愛心相敵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牽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  
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  
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夫劍不試則利鈍鬪弓  
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  
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群臣



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罔疑惑而已又致於  
怠慢之節即馬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祭祭精  
慎則勤力者懈弛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  
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群臣總領治公事  
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秀功  
則子孫惰而家破次窮官長不秀功則吏怠傲而  
姦宄興帝王不秀功則直賢抑而詐偽勝故書曰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者也  
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  
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效於實則官無廢職  
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  
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

治以効實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  
為職諫諍為官及選茂才考廉賢良方正愷樸  
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  
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  
長守相不思立功負職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  
州不治令遠詣關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  
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  
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  
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  
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上應心至  
孝以貪穢應廉吏以狡緝應方正以上詔護  
上應上直言以輕薄敬厚以空虛上應有道以器罔

上應未以禁吏應年者以明經以殘酷上應實  
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上應治劇名實不相副  
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权力吏員者阻其勢要以錢  
多為賢以剛強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  
所以數之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  
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  
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  
於民者作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  
選與乎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  
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代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  
載祀四八而猶未者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  
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直繩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物

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  
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  
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之化必自此來  
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為方圓  
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日勿  
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  
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上應各緣其文以數  
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上應  
此堯舜所以美良黎民而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

治而患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以來亡  
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  
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  
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亡之徵敗迹若重  
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  
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祲蕩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  
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  
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  
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  
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  
故遂於亡也夫生飢杭梁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之也而  
病人患之以為不若甘叔來多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

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  
一患之以為不若也佞闖茸諛諛者此其將亡之徵也  
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於苞  
桑是故美良壽之士先病服藥美良世之君先亂任  
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上醫西醫國其次下醫  
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上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  
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  
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上病不愈而亂  
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  
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  
不平鑽鑿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駝馬不可以追速土  
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

人猶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醫譬猶治病不得良醫也治疾當得人參反得支四維服當得來冬反丞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井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意以鄙與真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為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丞橫麥合藥病曰店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生<sup>王</sup>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務順以勤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數千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相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婿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sub>得</sub>治民效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世主之於貴戚也愛其譬媼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托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

以親戚邑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疆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為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佞枉則君政惡臣以選為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

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之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為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

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立觀其所聚而興衰之  
端可見也稷禹臯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躑聚而致定  
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  
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  
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  
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  
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迹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  
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  
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  
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工共誅如貴  
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  
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千萬人皆自漢

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臣也莽之篡位唯安眾侯劉  
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之禮義勇大奮發欲誅莽功  
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千萬計之其能奉國報恩  
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君<sub>罪</sub>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  
者罪益重位益高者<sub>罪</sub>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  
之患常與<sub>罪</sub>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  
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  
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益言衰世之士彌潔者  
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古以類聚物以羣  
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令當  
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  
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闕門禮賫輻輳迫於

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當  
進也周公之為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邪之  
之為大夫也與乎雖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  
依女妹之寵以臨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  
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士願諂諛以求親然  
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探微凍餒伏死巖穴之中  
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  
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邪好也亦有索賢之  
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  
實以此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國君

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所以便  
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  
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曰  
上依杜稟之賢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也夫賢者  
之無為人臣不損君以奉傳不可向象以取穴合不惜  
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也然而義不比黨  
是以甘泥武歸晉而國如逃華元朝而魚氏仁故正  
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  
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  
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因擇吏者也書云謀及庶人孔子  
曰象好之必凶祭焉象惡之必以祭焉故聖人之施  
舍也不必任象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己之為而度之

以義或舍人取已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  
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象不  
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  
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  
紂乃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  
銜而奪己愛也乃偽侮而泣曰君王年即耆耶  
明既衰邪何貌一惡之若此而西復謂之好也紂於是  
渝而以為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  
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  
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有美  
女者乃皆重室書閔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奏將殺  
二世乃先示權於象獻鹿於君以為駿馬二世

占之曰鹿上高曰馬也二世收目視日丞相談邪此鹿  
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或身二世而非高高因白  
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  
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  
效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己又定矣還至  
讒如臣妾之飾偽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  
喪我體矣況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  
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困  
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廷臣矣及  
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耀君目變奪  
君心便以好為醜以鹿馬而況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  
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



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為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佞而位者尚直若彼今夫烈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遠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濱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認左古不諛君言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參鄉黨以得言文王參已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讎言誅殺正直而道任也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言驅於貴寵惑於

嬖媚不棄言疎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言獻典良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言近臣盡規親戚補奏瞽瞍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苟媚言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傲各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諛言諛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諛言諛之法者代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代賢之斧言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三

忠貞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  
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破亡也成天  
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  
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  
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  
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怨也  
在前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者法天而建官自  
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輒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  
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穴穠人之材賦猶謂之  
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四罰况乃  
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國侯開國承家傳嗣百世  
一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

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  
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  
期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  
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無  
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真代天工也  
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  
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起當  
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  
以為盜此等之傳傳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  
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張喙以辱終也易曰德薄  
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

必大且夫六籍位之人天奪其寶鑿鑿神惑其心是故  
貧賤之時雖有鑿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  
親損舊喪其本心皆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  
而狗馬敗化負滿於僕喜祿賜盡於緡奴心平見  
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  
不忍貸人一斗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死心望於家  
細民誘讒於道人以敗後爭寵之誠可傷也一歷  
觀前世貴人之心也與嬰兒等嬰兒常有病貴人  
有常福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有病傷  
飽也貴人常福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  
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制子縱  
而生痼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

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背  
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莫功司命  
舉手過觀一惡深淺初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  
體制乎胸培外深穿衝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  
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  
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禪福祚以備員滿  
貫者何世無之富呂氏之貴也太后初制而專政祿  
主生兼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  
內盤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非能危也於是廢仁  
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  
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  
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

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中負九侯五將  
朱輪三三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  
公居攝假號身當帝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  
以居之已久咸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  
私近心遠宗聚羣小重武彈民以奉無功勤為  
女妣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  
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  
誤哉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  
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  
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卒其以敗者  
非苦禁已心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  
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

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効  
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  
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  
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  
為朝露之行而忌傳世之功譬猶始自皇之舍德  
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以兆民為通計一夫不耕天下  
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  
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  
手為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  
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

虛偽遊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竝至則安能不為非為非則姦宄敏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外徵竝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貪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聖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

欺以相詐給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遊教博奕為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可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末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遊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娑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奔

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  
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勝數  
或棄醫藥更往神事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  
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  
或裁好繪作為疏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飭巧  
言欲邀多福或裂衣折繪綵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  
佩之或紡絲而縻斷裁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  
而空殘滅繪絲縈悖小民剋削綺縠寸竊八采以  
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縫紵詐為首覆褱裙褱  
衣被黃繪百練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  
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  
以完為破以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

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  
躬衣弋絺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萬襲以為殿  
帷盛夏暑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為大者費而一  
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  
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箬中  
女布細綴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瑤瑁石山  
隱飾金銀錯鏤麈尾履舄文組綵襪驕奢僭  
主轉相誇詫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軒  
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取  
不逮及是故一鄉良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  
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  
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

履必麋組必文采飾機必綸此校飾車馬多畜奴  
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為蠹賊也子曰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  
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柏杞榑各取方土所出膠漆  
所致釘細要剖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  
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檉梓豫章  
榿柟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倣夫檉梓豫章所出殊  
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十丈之高百丈之  
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  
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沿江入  
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日

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  
大眾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  
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為痛心古者墓  
而不崇仲尼喪母塚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  
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  
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  
陵墓雖卑而壘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  
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檉梓榿柟良田造梵音  
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  
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  
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  
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

煩攬擾傷善吏民今按部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  
之壘曾哲之家固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褒  
君顯父不在取家敗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  
多貨財傷于德蔽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墻  
墻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呂厚其文公春秋以  
為非君華元為不臣況於君臣司庶士乃可僭侈  
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武原侯衛不害坐其僭過  
律奪國明帝時桑民從民陽侯坐塚過制覽削  
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  
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  
統世甚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  
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上不  
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独山川也  
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顏閔之賢積惡不休  
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不倦必生  
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  
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  
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  
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為過失未  
足以之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為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  
此可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早革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子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晉平殆政惑以來志良臣非匡故俱有禍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幾於亂之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怠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中興疆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為令名載在圖籍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曰明白勝曰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宣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迷國

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微成顯積著成鄂譽鄂譽鄂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已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惕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保佑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象也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輔如毛為仁由己莫與併龜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

言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頁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之絕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無直更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朋黨而行私競背質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

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撮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為譏此非其實之効夫說梁飯食肉有好於面目而不若糲梁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嫱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彌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皆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駁周公不求備四肢不相兼况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偽舉不責兼行

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損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  
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橫選而不得直甚可惜也  
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音應長短大  
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  
鷹問雁求驪問驪由比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  
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  
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  
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  
所宜不廢其材况於人乎夫脩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  
潔白恬淡無為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覩亂原好善嫉惡  
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  
為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求名

詐靜以惑象則敗俗傷風今世慕虛者者動謂堅  
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貢士  
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  
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蕭  
曹周韓之論吳鄧梁竇之徒何勿得而致之矣名  
以所宜量材<sup>麟</sup>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  
他國之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  
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惑兆稔之愁苦不急賢人  
之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  
也顧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四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後稍矯凌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神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帝臨下以赫盥觀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之災突度上帝指之增其式一惠乃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窮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突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上疾奢夸窮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為優憲勤云縣之無以躬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口十二文之道也是以先聖藉田

有制供神有度奉巳有節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疎皆有等威階級衰殺各足錄其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為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鄉三於大夫次國之鄉三於大夫大國之鄉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學子不與本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饑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墜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強力此則

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工更選必明黜陟官得其人  
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上務節禮正身示下悅其政各樂竭已奉戴其上是  
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  
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卷賦員而鹿鳴思昔宗族而  
采繁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欽重而譯告通班祿  
頗而傾車賴行人感而歸嚮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  
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皆義理而尚威力滅典  
禮而行貪叨重賦歛以厚己強臣下以弱枝文德不獲  
封爵武功不獲列侯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  
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耻而多盜竊  
何者威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臧紇所以

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效矣民  
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  
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為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  
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錄賢者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  
軌既無有馱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  
養生而競於立廉耻也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  
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為本君以臣為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  
遠能可致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  
高墻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

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  
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女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  
者莫大於數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爰以明  
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  
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為禍何者正直  
之士之為吏也不避強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  
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  
枉侵冤誣奏罪法今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徒徒  
下乃淪冤而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  
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為讒佞利口  
所加誣覆冒下士冤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  
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

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真事春夏待秋冬  
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途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  
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  
累纖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  
薄惡子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賊色殺人  
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  
惡弊吏掠殺不辜侵冤小民皆望聖帝當為誅  
惡治冤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  
詫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讐言而不得討之主見  
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其  
多冤結悲恨之人也夫養梯禪者傷未稼惠姦宄  
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

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女  
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  
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  
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天亂之極被前王  
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讎言罔不寇賊消義女仇奪攘以  
革命受祚為之父母故得一教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  
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物以成大功非得以養姦治罪  
為仁放縱天賊為賢也今天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  
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為行以  
賊殘酷虐為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之賊下愚極惡之  
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高駟

教頭出獄踉蹌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  
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  
部吏吏與通姦利入深重幡堂盤牙請至貴戚寵  
權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  
斷絕何者凡敢為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象而能自媚  
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  
有第五公之立席直孰能不為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  
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以數赦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赦適勸女耳或以  
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王  
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  
天為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

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為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不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相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為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女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女宄匿者以赦贖數

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女宄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婢中庸之人可宏而下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瘵之子皆輕犯况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女宄不勝故赦則是為國為女宄宄報也夫天道善而刑淫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亦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



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杖何以爲茂推數百便免官而功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即敎督牧守以擒盜緝而反數赦以勸之且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紀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灑之然未嘗見其人死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過姑今日之顯擧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是用長改不若希其令秘其言若良不能于無赦者罕之爲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則女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夫

少以類取象物以羣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備身脩行則必息矣哀謹慎而嫉毒也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必內懷隱憂有願爲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詔於羣臣君臣之好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使猶有公過自非彫常拳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興爪議表無時焉可傳白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完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跪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女妣惡此謂斂怨心以爲德先帝制法論衷刺刃者何則以其懷女妣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況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

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過罪皆謂良人喜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誅意以赦善人非欲令蕪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有觀民設教變交通移時之議今日救世莫先此意

三武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君幸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

得侯孝文自皇帝始封外祖因為典武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禹伯夷皋陶伯翳曰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魯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又曰牡彭彭八鸞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禹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

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  
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  
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吏不為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  
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  
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  
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  
民專國南面卧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  
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  
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  
而惠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己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  
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  
年世以來宜皆試補長吏里正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

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功於天子  
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其懷女媀惡  
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國  
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賢智慮以  
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者負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  
職為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橫選猶乃特進而  
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非執術智督責總覽  
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  
王制皆貢士不能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  
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下合黜陟之法賢材任職則上  
下蒙福素餐委國位無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  
制行而助國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

勸善懲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選棟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辰以為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林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以不審也昔宣白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女媧充減少戶口增自心者賞賜金帛爵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溼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羣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耒

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為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虺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昔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人之事情務利不郵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者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四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警心破膽民乃

易視聖主誠肯明察君幸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姙藏惠別無狀者圖鉄鎖鉞之決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龍共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基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非謁義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義和

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先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士窮於典禮寃民就獄乃得貞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間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食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貴坐於寬慢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為愛自是以堯敷義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撻民令長自衛百姓廢桑而趨府庭者非朝脯不得通非意

案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贖視諱  
人家輒請隣里雁心對送餉此事訖竟之一歲功則天  
下獨有受其饑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  
也郡縣既如冤枉州司不治今破家治遠詣公府公府  
不能昭察真偽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設一科  
令此注百日乃為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  
召伯頌棠之儀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  
亦奚以為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  
上皆可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  
言然所以不平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安良繁有徒夫直  
正而不撓志無思於吏怨家務主者結以貨財故鄉亭與  
之為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枉之於庭以盡羈民與

豪吏訟其勢力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  
吏坐之故舉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  
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力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  
有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一郡訟勢  
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  
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  
旬滿祈豪富饒錢者取容使往寧十日非徒百也治訟  
若此為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冤之能治非獨鄉  
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冤於大臣  
怨故未讐言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冤結而不得信  
猶吏崇其先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  
所以多饑窮也除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但以人功具事

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於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  
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訐及以官事應對  
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  
是為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  
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孝明  
皇帝嘗問今且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政帝  
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  
日而免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為民  
爰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  
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  
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  
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魯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

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  
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  
無父母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  
哉可無思乎  
潛夫論卷五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  
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  
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傷  
盜賊大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觀善  
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為藩籬溝漸以有防矣擇  
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也其尤雖象然其

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女易塞見其守  
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女先絕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  
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辨斷賊之發御部之治  
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給也  
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  
故先慎已唯古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  
為階小人不取不仁不畏不義脉規規常懷奸唯昧  
冒前利不顧羞恥者且中後則偷解奴抵以致禍變  
者比屋是也非唯細民為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  
多宇之低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  
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慚作哀矜之意苟  
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夜鄂

鄂慢游是好或政較責主人於歿亡君羊盜攻剽劫人  
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  
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饑寒而解  
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酒爾  
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宣帝欲動任德然河陽侯  
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  
宅而不興免國初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  
豈樂以錢賤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  
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  
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  
罪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  
諸侯貴戚或曰勅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



出官負責身繫矩矱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  
書封祖願且償責此乃殘掠小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  
誣國慢易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示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偽以崇美化息辭  
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以導  
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茹  
冤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  
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則或轉而滋蔓入若斯邪  
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所以憂父帶者其本皆  
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  
則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或婦人之行貴  
令鮮潔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門縣官原之故令

使留所既入家父未昭亂之本原不惟真潔所生者  
之言也真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  
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真潔而  
寧父兄也其循此而二三其德者此本無廉恥之家  
不真專之所也若然之人又何醜恠輕薄父兄注僻  
婦女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逃亡抵中予以致  
於創腹受頸滅宗之禍者何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  
怒之所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人所可已  
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今布賣勿相欺婚姻  
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過  
絕其原初雖慙怯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  
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也夫立法之大

要少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  
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百救勿令  
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覺其夫妻徙千里  
外劇縣乃可以毒其心而絕其後姦亂絕則太平興矣  
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賦貨富饒欲守一醮之禮成  
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更許之慮  
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嫂幣或貪其財  
賄或私其兒子則疆中欺嫁處迫脅遺送人有自  
縊房中飲甘藥車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  
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定威力聯載守將抱執連  
日乃縱與疆掠人為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為妾  
疆所挾與執迫幽沉連日後雖欲復修多本志嬰絹

各禁晚矣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自王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  
五帝也明法禁而知海內者三王也行賞罰訓而  
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  
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政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  
夷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  
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也有義者君  
之政也法者君之公而人君思正以出令而中貞  
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根治於下矣  
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  
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

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  
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筭策也而民者  
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令  
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繼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  
於左而女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驕馬所以沈  
胡公於貝水宋叔羊叔特所以弊華於鄭師而  
莫之能御也是故陳伯執簡公於徐州太子允害  
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  
臣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  
不登辯也是故女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  
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  
彊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淑世者之言也夫上聖

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  
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已  
是故君子之有喜怒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  
刑御示殘且夫治世者若登邱矣必先躡其卑者  
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  
可施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  
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  
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與眾共也己之命  
所以彊制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  
必行之則君羊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已令矣  
已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心  
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令

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苦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體道履德竹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才薄邪心孽生聖繼之觀民設教生為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為之憲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逐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兵巧之械盈于府庫孫吳之言聒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sup>上</sup>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竹節馬

樂之者以王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之而不辭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知皆自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亦不避取辱則避禍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嘆之祭名下又無祿賞之厚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

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  
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不  
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  
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効也言當員則不與言  
則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  
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  
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衆敬以招賢信以必  
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附衆則思  
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力氣勇  
益則兵勢自信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  
衝擒敵輔主安民前蒞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君羊  
籍富厚之蓄據列城而氣勢利權十萬之家將勇

傑之士以誅革創新叛散亂之弱虜數千自至之小寇  
不能擒滅輒為所敗今遂雲丞起合從連橫掃滌  
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  
削迹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  
國安危之主也是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  
兵今觀諸將既無斷敵合喪之奇復無明賞必罰  
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貪困器械不簡習將思不素結  
卒然有急則吏以是暴虐虐其士士以所杜遏敵巧  
此為將吏驅怨以禦讐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  
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兵而欲合  
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  
也饒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者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

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疆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已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砥哉此亦陪克闢茸無里之爾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將帥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親戚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策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善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不之情如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羞虜背叛始

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子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彼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咸議余竊笑之所謂媿亦悔不媿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內入則先農為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况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入王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良將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

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  
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  
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日改常不足  
而年恒有餘也前日諸郡比自據列城而擁大眾者  
之智非乃樂教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即墨  
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驅劫其民捐棄倉庫  
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  
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  
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壞夷折境面數千里東開  
洛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  
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及陝封畿之  
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也唇之齒寒體

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况已著乎乃者  
皇運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日火炊并稿  
盜淺善靖俾君子急欲令朝廷以寇為小而不容夏  
乃至此尚不欲救諺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  
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恙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  
競言當誅恙矣今苟以已無恙但免痛故端坐相仍又不  
明修御示之備陶陶閭閻委天聽恙獨往來深入多  
殺已乃陸陸相將詣闕謝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  
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者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  
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  
間虜復為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  
以來出入於載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個個潰潰當何終極

春秋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  
百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為基貴以  
賤為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而愛如家之危  
者存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  
方之伐非好武也彘執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之德守疆宇  
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夷羌莫不來享乎普天思  
服行葦賴德况近我民蒙福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  
奉事上者懷義思也痛則無取福則不仁念矣知心  
繫生於無取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之急矣  
憂福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  
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障風探沙灌  
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虜

食縣官歲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  
一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急者易傾疑者易  
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重危也百姓新  
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虜也誠宜因此遣大將  
誅討迫脅離逐破壞之如實假日月蓄積富貴  
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固書曰凡彼聖人必  
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白邊議第三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矣奈於治亂之情  
者不可以華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  
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  
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己之備無



恃於人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堯始反時計  
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象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  
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  
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手故令虜方遂乘  
勝上疆破川滅郡日長炎炎殘破三輔覃及鬼方若  
此已積千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  
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  
者恕已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  
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  
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  
之所終也易制禦不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  
也傳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

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  
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  
救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已  
之身而有相侵况天子三公與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  
被行葦况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滅  
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  
坐觀其為寇賊之所屠剝立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  
乎除其仁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  
願察開闢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貪而下富者誰  
也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貧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  
天永命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所  
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愛化智者

揆象不亦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彖收責於故胥  
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今邊陲播  
擾日放族禍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已而公卿以為費煩  
不可徒竊笑之是以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  
何異今但知愛見薄之錢錢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  
也知徭役出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詩痛  
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今公卿苟以已不被傷  
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饒羗為謀若  
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未可謂忠才智未足使議且  
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  
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安可  
其身者各取一闕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

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言  
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即然當修守御之備必令之  
計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既無所失  
今則不然者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  
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王者也且夫議者  
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諉  
曰何以服恨莫若聽之今諸邊遠可不救而者宜誠  
以其身若子弟補邊遠太年令長承尉然後是非  
情乃定揀息遠乃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安貞自邊 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偽預禍福之所從來乃  
能盡羗羗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卷始叛草

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以案以類楸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燬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言而將師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每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多傾側巧又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國之太計哀民之歎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外之者皆吏所饑殺也其為酷痛甚於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父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西復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為人奴婢遠見賤賈至今不能自

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墓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歿爾諸亡失敗化負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遷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孤首其迎民謹頓尤惡內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意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示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疆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三時萬民怨上痛泣血叫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關上任依官吏家迫將嚴不敢有執乎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遺逐道東走流離令散幽冀

充豫荆揚蜀漢饑餓死亡復失大半邊地遂以兵荒至  
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  
久荒以開墾且扁鵲之治病也審閔結而通鬱鬱虛  
者補之實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  
輕重而通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  
賈誼痛於偏枯壁非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  
戶數置數百而太守固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  
莫墾癸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  
田畝一全人象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壁非之類也  
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土虛土可襲伐也土少  
象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  
邊郡多害面彼劇勳入禍門不為興利除害有以藿

之則長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闕欲  
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刃散之無患兼倍豈有  
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法亦務實實以中中國  
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少羸軟居其中央下  
疆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至距虛更  
相持仰乃俱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  
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羗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  
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賢俊  
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覲望農夫無所貪利是以  
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力質以  
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郡  
戶雖數百今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

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  
郡人將妻子來召者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  
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  
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部如此君子  
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此均苦樂  
乎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六

卜列第三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  
有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  
立卜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  
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嚮

是以禹之得皋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思以成其  
吉夫君子問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以改尤  
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聞惡即懾懼而妄為  
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  
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  
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  
同是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  
邪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  
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頭索隱鉤深致遠者矣  
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  
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

其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為也故曰聖人不煥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秋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笑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博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有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所以別象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純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訣定五行誤莫焉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即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即呼鳥為魚可肉之水平呼魚為鳥可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

曰犢終不為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雖號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出西門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歲既然而者放其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今一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一宮也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

之吉凶與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鈞陳  
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使非細民所當事也天子  
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  
牧字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  
責况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  
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  
子乘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至此世俗小人醜妾婢  
婦淺陋愚心顛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  
精誠所向而疆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  
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  
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  
古幸也然而至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狎猛虎  
而不惶嬰人畏螻蟻而天聞今通士或欲疆一玄關之  
愚人必知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移風易  
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益而  
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  
能變之

正則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人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  
之制也在此已者固可為也在此天者不可知也巫覡  
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禱者蓋所以交  
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請  
謁於吏矣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  
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遷

善而苟驟祭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修已  
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其之  
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終不則鬼享之由此  
觀之德義無違鬼神乃古子鬼神祚乃隆故詩云降  
福禳降福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  
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魏公延神而  
亟之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  
即其事也故晉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楚昭不禳雲宋景不移外日子產距神室龜和文公  
遠卜史此皆審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  
祝有益也祖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隨侯宮之大可說虎虞公  
可謂明乎天之道達乎神民之命矣夫妖不勝德邪

不佞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  
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非有年司貞神靈也鬼之  
有此徧人之有女言責平以千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遠  
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繆曰人之所忌其  
氣災以取之人無饜焉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  
忌妄畏每貝致妖祥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  
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  
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各魅北者銜聚  
當路直符七神乃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  
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昌  
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  
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當四罰明



者國治而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  
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三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  
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  
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  
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  
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  
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

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音面部欲溥  
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者聲耳  
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  
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部位為年時德  
行為三者拓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  
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  
慧知用心精密就能以中者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聞其  
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  
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稷伯之老也伯居美良其死也惠叔與  
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者如子綏  
南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筮不晉厲子  
貢觀知魯臧文聽御不說陳咸見張賢賢人達士

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允菴蔡澤許負之  
相鄧通條侯雖司命班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雖  
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  
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  
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  
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  
肥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  
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  
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貪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无  
不至於殺或庶隸厮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  
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  
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為主氣色為

侯五色之見王侯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  
循行改尤思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為  
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七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感有時反有病有性在  
昔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  
之唐及生牛掌曰虞因而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  
直想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罴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衆惟魚矣每貴惟豐年旒惟禩矣室家養此謂象之  
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  
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

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策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西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鹽其六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夫

夢多發生夏夢多高明清秋多夢多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多寒陽病夢多熱內病夢多亂外病夢多發百病之夢多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作吉作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心口女長少謂

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何哉豈人覺為陽人寐為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非心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不茂美官室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語臭汗齋爛枯槁絕霧傾倚微邪劓刑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上下向衰之象皆為計

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惡之事皆為真父  
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為見欺給倡  
優俳儂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懼笑此其大部也  
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心何也曰本所謂  
之夢者困不了祭之稱而懵懵冒名也故亦不專信  
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  
雜夢亦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得神靈之所  
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  
故焉小人之異夢多非桀而已也時有真祥焉是以武丁  
夢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異  
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屢遷  
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

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者審矣而說者不  
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固乃說之過  
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為難也夫占夢必謹其  
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  
惡之効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成  
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為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  
而矜戒懼者禍轉為福是故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  
吉祀于羣神然後占于明堂並拜吉夢脩厥戒懼問  
吉若夏故能成吉以有天下統公夢見蓍收賜之土田  
自以為有吉因史器令國賀夢聞夏憂而喜故能成  
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夏患與故凡有異  
夢夕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

脩者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豈若韓子戈  
伐之說邪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  
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戈為賊伐為禁也其不俱  
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  
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  
哉且夫堯舜之德譬猶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即  
盡盍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  
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得而致太平之功也是故大  
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驎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象良相  
德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伯叔曰吾

子過矣韓非之取予盾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  
堯舜之不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  
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  
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  
其直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  
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  
謂之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  
彊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庚肆厥毒從而  
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  
潛夫曰書云子挾庚子父以叛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  
反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  
二國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亦可謂不仁不知

乎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而弗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紂之與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為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必誅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疎同也大義滅親魯王之義也立斨之天為周公之德因斯也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秦子問於潛夫曰科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本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貧不居其華而孔子曰科也餽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然方心小人然方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

原道即學又耨耕之本也易曰立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反德者為災潛夫曰嗚呼而未此察乎吾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宣子民也宜處此位者唯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歲規寔寔匪懈者憂君之危之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必有勇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皆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

民亦為身作夫蓋滿於上沽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  
有歎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  
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為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  
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捐幡而激王仁惠之恩  
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八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第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  
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志近背故而向新  
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  
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  
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

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  
譽之用下而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  
費小有假借之捐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  
而過士士猶為榮而歸焉况其貧有益者乎使處  
子雖抱顏閔之賢苟被禍而造門人猶以為辱而恐  
其復來况其貧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  
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  
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  
為無奉贖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肯抗揚以為不  
得此處子之霸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  
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  
從禮餞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

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入無故自廢疎矣  
漸疎則賤者愈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  
夫以愈疎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  
內摧傷而外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  
疎是故長救聖言而廢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  
益者也俗人之相於也有利生親積愛積愛生是積  
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與見心之親之口之與言之也  
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  
之則不自與見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  
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  
人競也世王不察朋友之所至而苟信貴臣之言此  
潔士所以獨隱弱而女雄所以當黨飛揚也昔魏其

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  
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勢思名猶若此則又  
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為不然  
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栢  
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嬴豫讓出  
身以報恩鯁諸荆軻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為也  
處之難爾龐勳敦貂一旦見收亦立為義報况累  
舊乎故鄒陽稱之日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  
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  
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  
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卹後是故韓安



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羽雀方進稱淳  
干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  
猶若此則又况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  
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之君孰能昭察且  
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因心情相向推極其  
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為死是故  
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者相嗜也背也心情乖牙推極其  
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  
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  
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  
父子不能間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  
慎微以敦其終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

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高下位俗人有爭  
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鸚鵡  
君羊游終日不休亂舉聚跣不離蒿茹鴻鵠高飛  
雖又別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鱗鳥鳳翱翔黃歷  
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飄時柳楊以從容  
意猶未得嗜嗜然長鳴聲號振翼陵朱雲薄升極  
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嗟嗟如也三者殊  
務各安所為是以夷採微而不恨巢父木棲而  
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  
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詩云德輶  
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難者回而人莫之能行  
也一日怨二日平三日恭四日守夫怨者仁之本也平

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者並立  
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  
四行無一是謂小入所謂怨者君子之人論彼怨於  
我動作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  
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  
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  
則大臣隱下不過忠又君乖司舍法而阿貴夫忠言  
所以為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  
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君非  
臣下之所能為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  
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力自治治  
賈一倍以相高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言之終

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祇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  
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  
三者何曰情貧薄而詐稱厚念貧忽而文想厚又懷  
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註謾人此俗  
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  
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今在  
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  
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  
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為生瑕  
譽分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  
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  
彊自強也君子屢明且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

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聞言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固毅不訥尚近於仁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薦則必閱閱為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然力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與言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全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非其道之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與言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寃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其治而不宜哉若鷹鳥野鳥也然獵

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息豈有人臣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君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教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身聞啼號之音無不為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惻怛驚赴救之者君臣而義重行路禮輕過身悟目之交未思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

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况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乱勢亂者雖勤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騁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教不竭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為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

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入權  
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與言于世  
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  
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未分未有形兆萬精  
合并混合有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  
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絪縕萬物淳  
和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  
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玆德乃平  
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為為者蓋所謂感通

陰陽而致珍異也人之動天地辟言猶車上御馬馬  
芝蓬中擢自照矣雖為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  
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不慎乎從  
此觀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動書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如  
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爭其和是故道德之用莫大  
於氣道者之根也氣所變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  
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鱉皆口美食其氣  
聲入於身以感於心男女聽以施精神資和以兆毓之  
貽言嘉嘉以成體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  
且暢於四肢實於血脉以心性志耳意目精欲無不貞廉  
繫懷履行者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  
正已德而世自化也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

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  
三王之絕迹臻高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本本興  
道而致知以淳粹之氣生靈敦龐之民明德義  
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  
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  
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  
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  
本而後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亡則姦匿所  
作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  
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強考壽更政加於民則多

四能瘡疔之病夫昏札瘡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  
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因有者道之便也必有其根  
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為物也至神  
以妙其為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  
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爻異吉凶何非  
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之重  
也氣徒水之流也氣絕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日星辰虛也氣  
墮之日有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噴電為水溫泉水成湯  
麟龍繼鳥鳳螭賊螿蝗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觀之氣  
運感動亦誠大矣繼文化之為何物不能是故上聖故不  
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尊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

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大夫刑體骨幹為堅彊也然後隨政變易又况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已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已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已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惡愛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不然論人不知已動作不思心無之已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已無禮而責

人敬已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之不我愛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愛人也行已若此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外執砥礪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誇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知友得則譽之怨則謗之平議無悼均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此黨苟刺聲以群諛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傭客有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因心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視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六

勞居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  
易於妻子外輕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  
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思意不想答禮敬  
不相報觀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  
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  
嗤之見人恭敬因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為行  
如此難以稱忠所謂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  
思獨覩不驅於險墟之俗不惑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絕  
秉心塞淵獨立不懼遊世無悶心堅人金石志輕四海放守  
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內無持操外無準儀傾側  
險詖求同於心口無定論不恒其德三其行兼操如此  
難以稱信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

為易小人以為難孔子曰仁速乎哉我欲仁仁斯至  
矣又稱知德者虧俗之偏當自古而然非乃今也  
凡百君子競於驕僭貪負樂慢傲如忠信未達而為  
左右所拍擦出當世而西復被更為否思惡狀之臣者  
豈可勝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子哀終  
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為安君哀王之  
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己者也嗚  
鶴在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友聲仁不忍踐履  
生草則又况於民萌而有化者乎君子脩其樂  
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忻悅豫則又况  
士庶而不仁者乎聖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為表明  
禮義以為教和德氣於未成生之前正表儀於



咳笑之後民之脂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  
是以為仁義之心立廉取耻之志骨著脉通與  
體俱生而無虧穢之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  
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之行投之危亡之  
地納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與乎世之人行  
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字此姬氏所以  
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聖人其尊德禮而卑  
刑罰故公孫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  
刑三居是故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  
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

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豈善也則有士  
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美良天民  
也猶良工為翹鼓也起居以其時寒温得其適則一陰  
之翹鼓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陰之翹鼓皆臭  
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由一陰也黔首之屬猶豆來也變  
化行為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復仁厚遇  
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  
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  
脩已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  
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舊變化唯治  
所為方圓薄厚厚薄隨鑄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  
皆在於君上聖和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使民

此屋可封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  
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事爭心而致刑錯文武是  
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故能  
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疆中興是也治  
天下身慮汗而放情怠民事而急洒樂近頑童而  
遠賢才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亡女加喜  
怒以傷<sup>無</sup>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者  
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是故世  
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與于世之人咸懷方厚子之情而  
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政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義  
典辰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立音于郊矣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  
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神明感生愛興有國亡于嬖以滅  
於積惡神微精以天命困極或皇馮依或繼體之有  
太暉以前尚矣迪斯用來頗可紀錄雖一精思議而復  
誤故撰古訓著五德志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  
農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  
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為或及此謂  
亦不敢明凡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象  
記伏羲以來以邊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  
陳觀共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  
相日角世號太暉都于陳其德木以

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為網以漁後嗣帝  
嚳代顓頊氏其相戴千其號高辛厥貨神靈德  
行祗肅迎送日月順天之則能叙三辰以國民作樂大英  
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  
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後嗣  
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顧為堯司徒又主播  
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  
稷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  
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亳木代之至今祀之太  
姪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厥相四乳為西伯興於岐斷  
虞芮之訟而始受命武王駢齒勝殷曷劉成周  
道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魚白衛毛昉却雍

曹勝畢原豐鄧郇之昭也邗邳日應韓武之穆也仇  
蔣邗邳祚祭周公之嗣也周呂號吳隨邠方印自潘  
養滑鎬密榮丹郭楊逢管唐韓楊觚樂甘麟虞  
王民皆姬姓也有神龍首出常感姪姪生赤帝魁隗  
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大紀故為  
火師而火石是以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耨曰中為  
市致天下之民取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  
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  
唐作樂大章始禪位武王克殷而封其甫於鐻言  
始吞赤珠剋曰王英生漢龍感女媧劉季興大電繞  
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軒轅代炎帝氏其相  
龍顏其德上行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作樂咸

池是始制衣裳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虞  
舜其目重瞳事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受終于文祖世號有  
虞作樂九韶禪位於禹武王克殷而封胡公媯滿於  
陳庸以元女大姬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萬接生白  
帝執羊青陽世號少暉代黃帝氏都于曲阜其德  
金行其立也鳳皇造至故紀於鳥鳳氏歷正也元鳥  
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  
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  
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  
為五工正利器用夷民者是故作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祭有女子四人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

水故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恪恭厥  
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後嗣脩紀見流星意感  
生白帝之命我禹其耳必漏為堯司空主平水土命  
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元珪以告勳于天舜乃禪  
位命如堯詔禹乃即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傳嗣  
子啟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  
帝事降頌洛汭是謂五觀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  
是后羿自鉅遷于兗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  
后緡方娠逃世自實奪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  
牧正羿恃已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  
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浞浞柏明氏饒子弟也柏  
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

干內施賂于外愚弄干民虐羿于田樹之詐匿以  
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  
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靡奔干  
有鬲氏湜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匿詐偽而  
不德于民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豷于過  
處澆干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為之胞正虞  
思妻以二妃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而非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  
之燼以滅湜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  
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十有七  
世而桀亡天下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或封緡又封  
少暉之曾於祁澆才力益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之

故南宮括曰羿善射夏湯盪舟俱不得其死也妣姓分  
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胤率襄戈宜繪皆禹後  
也搖光如月正日感女樞幽防之宮生赤帝顓頊其相  
駢軀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伐少暉氏其德水行以水紀  
故為水師而水名承少暉襄九黎亦亂德及命重  
黎討訓服歷象日月東南西北作樂五英有才子八  
人蒼舒隕凱擣演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  
聖唐淵明允雋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共工氏有子曰  
勾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為社天下祀之娥簡  
吞燕卵生子契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扶都  
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三肘身號湯  
世號殷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

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  
側陋得傳說方以正百靡禁於傳巖升以為太公而  
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  
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  
啓乃心汝朕心若藥不瞑眩厥不瘳若跣不視地厥  
足用傷爾交脩余無故能中興稱號高宗及帝辛  
而亡天下謂之紂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子  
姓分氏殷時來宋功蕭空同北段皆湯後也  
潛夫論卷九

志氏性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  
去就者羣后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俾稱  
氏微官百王公之子弟十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  
是謂百姓姓有微品干於至謂之干品昔堯賜契姓  
姬賜禹姓妣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  
官有立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為  
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國  
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  
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  
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  
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  
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  
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  
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衛侯滅邢昭公娶

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失  
諦可甲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  
咸名稱王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謚氏官國自有之十  
八白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故孫氏者或王孫之班  
也或諸孫之班也故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  
雜錯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或避死心雖言夫吹律定姓唯聖  
能之今民散久鮮克達者律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畧  
紀顯者以待士合身損焉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  
須胸頰使四國實司太暉與有濟之紀祀且為東蒙主  
魯僖主母成風蓋復胸之言也季氏欲伐頰使而孔子  
譏之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  
申呂裔生尚為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

封於紀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亭山之下故詩云  
廩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宛西三十里有  
呂望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間晉  
惠公徒置陸渾州薄甘戲露帖及齊之國氏高氏襄  
隰氏士氏強氏東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  
子淵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駕氏盧氏皆姜姓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為十二姬酉祁已勝藏任拘姁衣  
氏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與羊子薦而雙言以忠直著其口姓  
己氏夏之興有任奚為夏車正以封於薛後遷于邾  
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昌  
采祝結泉卑過狂大氏皆任氏也台氏女為后稷元妃敬  
育周先姁氏封於燕及鄭文公有賤妾燕姁姁夕神與

之蘭日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及文公見姑，賜蘭而御之，結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微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姑氏之別有嚴尹蔡光魚，曰雍密須氏。及漢河東有豳，鄆都汝南有鄆，君章，姓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少暉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義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誇美王，謂尹氏

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晉為司馬，遷自謂其後祝融之孫。魯分為八姓，已禿彭姜，妘曹斯莘，已姓之嗣。嚳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其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嚳子摯龍，以事帝，帝賜姓曰董氏。曰豳龍封諸腴，川腴夷彭姓，豳章皆能馴龍者也。豳龍逢以忠諫，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已姓之班，昆吾藉扈，盪董禿姓，腴夷豳龍，則夏滅之，祖姓彭祖，豳章諸稽，則商滅之，姜姓會人，則周滅之，妘姓之後，封於鄆，會路偃陽，鄆取仲任為妻，會冒愛怯，蔑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令員來，會儼滅，爵損祿，君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段其痛悼也。非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桀四訓不行。



遂以見之路子嬰女兒娶晉成公姊為夫人鄆舒為政  
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者營武子伐滅偃陽曹  
姓封於邾隣顏子之支別為小邾皆楚滅之莘姓之裔  
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子生四人伯霜仲  
雪叔熊季糾糾嗣為刑子或封於燕父或封於越燕子  
不祀祝融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鬬隈氏良  
臣氏者氏門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季氏陽氏無  
鈞氏葛氏善氏陽氏昭氏景氏嚴氏顯女齊氏來氏  
來織氏即氏申氏訖氏沈氏賀氏滅氏吉白氏伍氏沈  
藏氏餘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西氏王孫田  
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眩氏皆莘姓也 楚季者王子  
敖之曾孫也公出冒主為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

放者葛為章之子也左司馬成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  
梁者成之第弟也楚大夫申尤長者又氏文氏初紂有  
蘇氏以妣已女而亡殷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為司寇而  
封潁泉其後潁邑有蘇秦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八八  
蒼舒隈凱擣欒大臨龍降庭堅仲益叔運天下  
之人謂之八凱後嗣有臯陶事舜舜曰臯陶繼堯  
滑夏冠賊女妣元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  
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鳥體人言  
為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紂  
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  
穆王游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  
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為氏其後失守至

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五世而為武  
靈王五世亡趙恭叔氏邯鄲氏訾辱氏嬰齊氏  
樓季氏盧氏原氏皆趙高祖姓也惠來後有非子  
以善畜周孝封之於秦世地理以為西陲大夫沂秦  
高是也其後列於諸侯五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於  
邯鄲故曰趙政及梁葛江黃徐莒芻六英皆臯  
陶之後也鍾離暉掩菟求衣尋梁脩魚白寘飛廉  
密如東權梁時白巴公公巴劍復蒲皆高祖姓也  
帝堯之後為陶唐氏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  
姓為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至周為唐杜氏周衰有  
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為太子以正於朝朝  
無間官故氏為士氏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

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為之孫會佐文襄於  
諸侯無惡於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為成率居傳  
端刑法法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于秦  
於是晉侯為請員服于王王命隨會為卿是以受  
范卒謚武子武子文成晉荆之盟降兄弟之國使無  
間隙是以受郇欒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  
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趙氏范氏郇  
氏欒氏高祖氏冀氏穀氏善氏擾氏樵氏傅氏楚氏  
令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  
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  
股肱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

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脩己以安人之功  
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祝也 帝舜姓虞  
又為姚君媯武王克殷而封滿於陳是為胡公陳表氏曰  
氏咸氏慶氏夏氏宗氏來氏儀氏司徒氏司城氏皆  
媯姓也厲公儒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為工正其子孫  
大得民心遂大集君而自立是為威王五世而亡齊人  
謂陳田矣漢高祖徒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  
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社陽田先賜田先皆陳後也  
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  
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莽之行詐寔以田常  
之風敬仲之又有皮氏占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鞅氏  
梧氏坊氏高氏芒氏禽氏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

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丘祝其氏韓  
獻氏季无男氏臣履經氏事父子皇甫氏華氏魚氏  
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也鄧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弟  
氏冀氏牛氏司城氏罔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右歸氏三  
仇氏王夫宣氏徵氏鄭氏自夷氏鱗氏臧氏廸氏沙氏黑  
氏圍龜氏既氏據氏磚氏己氏成氏邊氏戎氏買氏尾氏  
桓氏戴氏向氏司馬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  
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  
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  
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逼去奔魚曰為防大夫故曰防  
叔防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鄆大夫故曰鄆叔紇生孔  
子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温恭敦敏穀

維水鬪將毀王宮欲雍之太子晉諫以為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遠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取而與言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畫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辟周難於晉家于平陽田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魯之公族有螭氏后氏象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南宮氏叔孫氏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

公鉏氏公巫氏公之氏子于氏華氏子言氏子駟氏子雅氏子陽氏子陽氏東門氏公析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梵氏展氏乙氏皆魯姬也衛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孫氏甯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折龜氏公叔氏公南氏公上氏公孟氏將者亦常在權寵為貴臣及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派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貲千萬為韓報讎言數年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推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為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為韓王而拜良為韓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身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為此乃代王為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嬰氏福

餘氏公族氏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為氏周氏之西夕也高繼焉其後子孫失守為庶世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魏顆又氏令狐自萬後九世為魏文侯孫鑿為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思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令狐氏不兩氏業大天氏伯夏氏魏強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封於鄭鄭恭叔之後為公文氏軒氏軍氏子強氏強梁氏卷氏會氏雅氏孔氏趙陽田章氏孤氏王孫氏史龜氏危氏卷憲氏遂氏皆衛姬姓也晉之

公族都氏又班為呂都苗又從邑氏為冀後有呂錡號駒伯都讎食采於苦號苦成叔都至食采於溫號曰溫季各以為氏都氏之班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初亦存又楚是以都宛直而和故為子常所妬受誅其子穀亦存吳為太宰微祖彌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為謠諛而亡吳凡都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氏溫氏伯氏靖侯之孫樂賓及富氏游氏賈氏狐氏羊舌氏季夙氏藉氏及襄公之孫孫厲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傳晉大夫十世而為韓武侯五世為韓惠王五世而亡國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為韓王孫以信為韓王後徒王代為匈奴所攻自降之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匈奴中

至景帝信子頽當及孫赤來降漢封頽當為弓高侯  
赤為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為侍中貴幸無比安亦  
道侯韓說前將軍韓彭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  
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  
孫餘留匈奴中駟氏豈將氏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  
李氏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為姓及伯有氏馬師  
氏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  
周禮仲雍嗣立斷髮之身保以為飾武王克殷分封  
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  
子監閭之弟夫既木王奔楚堂谿因以為氏此皆姬姓  
也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為上黨守嫁  
福于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

誅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  
位至將軍女為元帝昭儀因家于京師其孫衍字  
敬通篤嚮子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  
書數十篇孝章自皇帝愛重其文晉大夫郇息  
事衛公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食采於智智果  
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于太史為輔氏晉大夫  
孫伯鸞寔目典籍故姓藉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  
董氏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至春秋時宋有張白  
蒧實唯晉張侯老寔為大夫張孟談相趙襄子  
以滅智伯遂兆功賞耕於台山後魏有張儀張丑  
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  
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令

以妨女媧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  
安世為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德約矜遂權而  
好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嗣更封武始遭王莽亂  
享國不絕家凡四於世著忠孝行義前有丞相張禹  
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  
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山豈  
晉張之祖所出邪優性舒唐鳩舒龍其止龍屬深  
參會六院築高國

慶姓樊尹駱 嫖姓胡有何 藏姓滑齊  
倚姓樓疏 卸姓著番陽 萬姓饒  
隗姓赤狄 猶姓白狄  
此皆大吉之姓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晉有鮑

癸漢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鄧上為使者弟  
商為將軍今高陽諸鄧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  
謚穆仲封於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伯子曼姓  
封於鄧後田氏焉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  
蔡北有古鄧城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至漢有鄧通  
鄧廣後漢新野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天  
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東師清淨若無貴  
戚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羗兵叛大水饑  
饉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太后崩後君羊姁相參競加  
諡稱破壞鄧反入今痛之魚昭公母家姓歸氏漢有  
隗囂季孟短即大戎氏其先本出黃帝及徐氏蕭  
氏索氏長白氏陶氏敏氏騎氏饑氏樊氏艾氏皆殷氏

舊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酈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後也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陵襄陽人也杜陵新豐敏其後也周氏邵氏榮氏畢氏單氏尹氏鎰氏富氏鞏氏棗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邵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為王吏故世有周公邵公之不絕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單穆公襄公頃公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故叔嚮美之以後必敏也昌苦城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為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城氏堂

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子啟者啟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諛作啟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彫開公治長前人書彫從易泊作周書曰治漢諛作臺後人又傳作古或後分為古氏成氏常氏開氏公氏治氏梁氏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離合變之分固多此類可以一況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劉子以聚之問以辯之故畧觀世記采經書依國士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後班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貽後賢也潛夫論卷十

叙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



葦而不才先器能當官未嘗言服斯役無所効其  
勳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  
忘勿用羨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草創叙先賢三十六篇  
以繼前訓左丘明五經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子多  
識疑則思問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子誨人不倦  
故叙讚學子第一凡士之學子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  
務本第二人皆智德若為利昏行汗求榮戴金望  
天為仁不富為富不二將脩德行必慎其原故叙過  
利第三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弗問志行官計是紀不  
義富貴仲尼所耻傷俗陵遲遂遠聖述故叙論榮  
第四惟賢苦察姦所患皆嫉過已以為深怨或因

類齷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讒言故叙賢難  
第五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禍亂所成當  
塗之人成欲專君壅蔽賢士以擅主權故叙明暗第  
六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考績黜陟著在五經四訓賞  
之寔不以虛名明豫德音焉問揚庭故叙考績第七人  
君選士咸求賢能君司貢薦競進下材憎是培克  
何官能治買藥得鴈難以為醫故叙思賢第八原  
本夫人參連相因致和平機述在於君奉法選賢國  
自找身女門空稿位將誰智察故本政第九覽觀古  
今爰暨書傳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佞濁清各以類  
進常苦不明而信姦論故叙潛歎第十夫位以德  
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較系非夫謹直真亮

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視民如子則莫保爵位而全  
令名故叙忠貴第十一先王理財禁民為非洪範  
憂民詩刺未資浮偽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  
如何弗議故叙浮侈第十二積微傷行懷安敗名明  
莫恣歡而無後容是以懷諫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  
有凶叙慎微第十三明主思良然力精賢知百僚阿  
當黨不取數真偽苟崇虛舉以相誑曜居官任職則無  
功效故叙寔是十四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  
足代籍耕憎爵損祿必程以傾先王吏俸乃可致不敢叙  
班祿第十五君憂臣勞古今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  
負良信士咸痛數赦姦究繁興但以赦故乃叙述赦  
第十六先王御世兼威德賞有建侯四罰有刑淫賞

重嚴禁臣乃敬職將修太平必媚此法故叙三式第十七  
民為國其穀為民命日力不暇穀何由登公卿尹師  
率勞百姓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叙愛日第十八觀  
吏所治鬪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為將絕其  
末必塞其原民無欺詒世乃平安故叙斷訟第十九  
五帝三王復劣有情雖欲起皇當先致平必世後仁仲尼  
之經遭衰女牧得不用刑故叙衰制第二十聖王憂勤選  
練將帥授以鈇鉞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乃貴人  
四罰不明安得不敗故叙勸將第二十一繼古猶夏古今所患  
堯舜憂民自非陶術叛宣王中興六南仲征魯迄今民日死  
如何弗著故叙救自邊第二十二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  
遠慮督取一制苟扶私議以為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

謂故叙邊議第二十三邊既遠問太守擅權室閣不  
察信其女言今懷郡縣政民內遷今又正其慮  
必生心故叙是邊第二十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著龜  
卜筮以定嫌疑俗工淺源苟大其才自大非賢何足  
信哉故叙卜列第三十五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人先  
成民後致力非勸樂神乃授福孔子不祈以明在德  
故叙巫列第二十六五行八卦陰陽所生高氣薄厚以著  
其形天題厥象人寔奉成弗脩其行福祿不臻故相列  
第三十七詩稱吉夢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不虛福從  
善來禍由德痛吉凶之應與行相須故叙夢列第三十八  
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自昔庚子而  
有貴云予豈好辯將以明真故叙釋難第二十九朋友

之際義存六紀攝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久要貴賤不  
改今民遷久莫之能奉故叙交際第三十君有美稱臣  
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實權神術勾示下情治勢一定  
終莫能傾故叙明忠第三十一人情通氣感相和善惡  
相徵異端變化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言  
嘉故叙本訓第三十二明王統治莫大身化道德為本仁  
義為佐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消長故叙  
德化第三十三上觀大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  
氣終度盡後代復運雖未必正可依傳問故叙五德志  
第三十四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變物古有斯姓博  
見同缺十故叙志代第三十五

識

右王符潛夫論十卷符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  
以王元王符仲長統三人合傳而論之曰百家之言  
政者尚矣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究矣然多認通方  
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淨者以席上為腐款末名  
實者以枉下為誕辭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  
有引救蔽之規宜流於長世循之舊論將為蔽矣  
因取符書貴忠浮偽真實愛日述救等五篇以為  
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符以在安和之世  
耿少不同於俗遂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世  
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今考全  
書篇目具在亦不專論時政如卜列正列相列  
夢列諸篇亦如論衡之有書虛龍虛雷虛等

篇其五德志志氏族如大戴禮記之有五帝德帝  
繫姓洵通儒博雅之書也本傳雖不言符治何經  
但考其所引詩如聽我敖敖維禁握握用戒作  
則王蒼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以行葦為公劉  
仁德廣被仲山甫城彼東方謂山甫文德致昇  
平而王封以樂土檜風羔裘為閔其痛悼匪風  
為冀君先教又云忽卷賢而鹿鳴思昔宗族而采  
斂系怨多與毛詩文詩文義有異而於三家詩中與  
韓詩為近然則符亦治韓詩者也汝上王護識

中野江漢氏所藏漢魏叢書九十六種(音文書局印行)中  
潛夫論卷上三筆寫又 昭和十五年六月九日 帆是圖 牽次識

85  
24  
4899  
26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a blue border and vertical lines. The page is divided into 12 columns by vertical lines. There are two horizontal lines near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page, creating a header and footer area. A small blue tab is visible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a blue border and vertical lines. The page is divided into 12 columns by vertical lines. There are two horizontal lines near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page, creating a header and footer area. A small blue tab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